

十三經註

白
479
68



門 12
疏
卷

漢鄭氏註
宋朱子章句

大學

芋栗園藏板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
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
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
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
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
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

錢氏
有

大學

21
68

大學

序

一

稽古

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

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

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
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
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
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
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
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
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
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

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
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
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
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
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
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
盲否塞反覆怵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

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憲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

罪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明明德謂在明其至德也止猶自處也

朱註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

得謂得事之宜也

朱註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

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朱註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

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放此

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

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為至

朱註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

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放此

朱註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

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專行是也

朱註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朱註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朱註**凡傳文

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

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朱註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
諟古是字

顧念也諟猶正也諟或為題

朱註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

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

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

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
作俊

帝典亦尚書篇名也

朱註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皆自明明德也

朱註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朱註此通下三章

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銘刻戒於盤也

朱註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

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

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

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

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

閒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朱註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

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朱註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

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

朱註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朱註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

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

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緝詩作緝

於止言鳥之所止也就而觀之知其所止

知鳥擇岑蔚安閒而上處之耳言人亦當

擇禮義樂土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為

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朱註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

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

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
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
於音烏

緝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
以自止處

朱註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
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
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

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
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
之事皆有以知其所其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
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
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
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

善民之不能忘也

渙於六反蒙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彌下版反喧詩作

喧諠詩作諼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萊竹猗猗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采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識而德著也

朱註

詩衛風淇澳之篇水名澳隈也猗

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以刀鋸琢以椎

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儻武毅之貌赫喧宜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

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
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
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音嗚呼
樂音洛

聖人既有親賢之德其政又有樂利於民
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

朱註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

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
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
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
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
淫泆其咏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朱註**此章內自

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民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本謂誠其意也

朱註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

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朱註**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朱註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朱註此句之上別有關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

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

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惡好上字皆去

聲謙讀為
慊苦劫反

謙讀為慊慊之言厭也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

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音閑厭鄭氏讀為厭

厭讀為厭厭閉藏貌也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

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嚴乎言可畏敬也

朱註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

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丹反

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

朱註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朱註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忿弗粉反懣救備反好樂並去聲

懣怒貌也或作憤或作壘

朱註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朱註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

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朱註

此亦承上

章以起下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善

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

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

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

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故好而知其

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讀

為備惡而知

惡教

好並去聲

之適也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
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
以敖惰此八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
明身脩與否可自知也鮮罕也

朱註人謂眾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
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
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
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君子之惡莫知其苗之

碩諺音彥碩吐
韻時若反

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

朱註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
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

大學
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弟去聲
長上聲

朱註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夫聲

養子者推心為之而中於赤子之耆欲也

朱註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

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

定國

僨音奮

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春秋傳

曰登戾之又曰鄭伯之車債於濟戾或為吝債或為犇

朱註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債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

也

好去聲

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有於己謂有仁讓也無於己謂無貪戾也

朱註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

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朱註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

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天平聲
蓁音臻

朱註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

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

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朱註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
法而后民法之也

朱註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朱註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

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
 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
 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通絜胡結反
 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
 不相倍棄也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
 有挈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
 倍或作借矩或作巨

朱註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
 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
 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
 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
 所何而不可使有一大之不獲矣是以君
 子必當因其所同雅以度物使彼我之間
 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
 平矣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
 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
 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
 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
 之要盡於此

朱註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
 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

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
 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
 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
 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
 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
 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
 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
 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

言治民之道無他系於己而已

朱註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

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

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為截辟讀為僻修與戮同

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

為政者在下之民俱視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邪辟失道則天下共誅之矣

朱註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

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

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

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

詩作駮易去聲

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為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

大命持之誠不易也

朱註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

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

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用謂國用也

朱註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

即所謂明德有人請得眾有土謂得國有

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朱註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朱註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

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

所同欲不能繫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

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朱註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

及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

悖而出

悖布內反

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

朱註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

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

朱註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

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為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

朱註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勇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

朱註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

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昌

秦誓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於殺還誓其羣臣故作此篇也他技異端

之技也有技才藝之士也若已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黎眾也媚妬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也彥或作盤

朱註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

君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遊讀為屏古字通用

放去惡人媚嫉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

朱註

遊猶逐也言有此媚嫉之人妨賢而

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

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

詳孰是
遠去聲

命讀為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已是輕慢於舉人也

朱註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木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灾
夫音扶

拂猶僂也逮及

朱註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

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道行所由

朱註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

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
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
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
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
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恆胡登反
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

朱註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胡無

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
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
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
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
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
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

富

朱註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為誠然如已府庫之財為已有也
宋註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

上所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

六書

三書

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可也

宋註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

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

言務聚財為己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為也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

朱註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朱註**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

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

和

大學章句終

辛栗園藏

中齋

宋朱子章句
第...卷

漢鄭氏註
宋朱子章句

中庸

芋栗園藏板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言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
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
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
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
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
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
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
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

稽古樓

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
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
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
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
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
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
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

序

二

稽古樓

武之爲君臬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

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變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益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

中庸
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

稽古樓

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

序

四

稽古樓

中庸
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
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
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
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
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
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漢 鄭 氏 註

宋 朱 熹 集 註

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
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
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

朱註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
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

卷一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
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
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
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
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
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

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
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
度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
人放倣之是曰教

朱註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
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
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

中庸
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
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
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
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
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
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
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
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

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
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
度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
人放倣之是曰教

朱註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
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
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

中庸
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
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
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
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
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
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
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
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

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
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
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
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
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
自脩正是其不須臾離道

中庸
朱註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
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
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
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
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
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

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為小人於隱者動

作言語自以為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
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為顯見甚於眾
人之中為之

朱註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
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
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
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
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

中庸
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
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

樂音洛中節
之中去聲

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
生政教自此出也

朱註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

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
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
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
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
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

朱註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

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大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

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

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為中庸也

朱註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

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

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

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為常行是其反中庸也

朱註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

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朱註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

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

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

鮮罕也言中庸為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

朱註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

朱註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

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罕知其味謂愚者所以不及也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為之中

朱註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

閔無明君教之

朱註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朱註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

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邇近也近言而善易以進又察而行之也

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

皆能行之也斯此也其德如此乃號為舜

舜之言充也

朱註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

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

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

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
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
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
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
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
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
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子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
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子知擇乎中庸而不
能期月守也

子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
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

予我也言凡人自謂有知人使之入罟不
知辟也自謂擇中庸而為之亦不能久行
言其實愚又無恆

朱註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

以撝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而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朱註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朱註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臂也奉持而著之心臂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
言中庸難為之難

朱註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朱註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強勇者所好也

朱註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

言三者所以為強者異也抑辭也而之言汝也謂中國也

朱註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南方以舒緩為強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

朱註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北方以剛猛為強

朱註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抑女之強也流猶移也塞猶實也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塞或為色

朱註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

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

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讀為攻城攻其所係之係係猶鄉也方鄉辟害隱身而行俛譎以作後世名弗為之矣取之也

朱註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

中庸
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行道不為庸人之隱行

朱註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言隱者當如此也唯舜為能如此

十六

中庸

中庸
朱註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朱註 子思所引大子之言以

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

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

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

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未反

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俛也道不費則仕

朱註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

中庸

十七

晉古樓

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與讀為贊者皆與之與言匹夫匹婦愚耳亦可以其與有所知可以其能有所行者以其知行之極也聖人有不能如此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尚有所恨焉況於聖人能盡備之

乎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謂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聖人盡兼行

朱註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

中庸
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

反專

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

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

朱註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鵙類戾至也

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中庸

九

著古樓

夫婦謂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

朱註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言道即不遠於人人不能行也

朱註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反計

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為柯近以柯為尺寸

之法此法不遠人人尙遠之明爲道不可
以遠人改而止言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
治之其人改則止赦之不責以人所不能
朱註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脫
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
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
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卽所以
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

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
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
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
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朱註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
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
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

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

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聖人而曰我未能明人當勉之無已庸德庸言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聖人之行實過於人有餘不敢盡常爲人法從禮也君子謂眾賢也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

中庸

三

稽古樓

中庸
朱註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

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朱註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

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僚皆讀爲素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

朱註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

中庸

三

晉古婁

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自得謂所鄉不失其道

朱註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援謂牽持之也無怨人無怨之者也論語

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朱註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

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險謂傾危之道

朱註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
工毒反

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

朱註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

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朱註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

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

卑辟譬

同

自從也邇近也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

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琴瑟聲相應和也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

近者始

朱註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

中庸

五 卷一 婁

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謂其教令行使室家順

朱註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
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
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朱註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
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
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
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
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

不以鬼神之氣生也

朱註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

洋洋人想思其傍優之貌

朱註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

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
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
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
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
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

亦詩作穀

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

中庸

二十七

管古樓

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

朱註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

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

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

朱註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

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朱註**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

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

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

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保安也

朱註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

中庸
其壽

名令聞也

朱註 舜年一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
傾者覆之

材謂其質性也因材而篤言善者天厚其
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為之栽讀
如文王初載之載培益也今名草木之植

曰栽築墻立版亦曰栽栽或為茲覆敗也

朱註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
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
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

朱註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
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中庸

卷

稽古樓

中庸
故大德者必受命

朱註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朱註**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

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

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

朱註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

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

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

朱註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

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

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

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

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

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

三

稽古樓

中庸
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
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為服
所不臣乃服之也承葬祭說期三年之喪
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

朱註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
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
緦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

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
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
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朱註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
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
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朱註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

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

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

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

食

脩謂掃糞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衣

設之當以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

朱註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

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

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

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

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

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

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
為去聲

序猶次也爵謂公卿大夫士也事謂薦羞也
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
旅酬下為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以有事為榮也既祭而燕以髮色為坐祭時曾曾也

至燕親親也

朱註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

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
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酬導飲也
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

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升也其者其先祖也踐或為纘

朱註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

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

朱註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三

稽古樓

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朱註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朱註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右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

敏猶勉也樹謂殖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矣敏或為謀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

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
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

朱註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

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
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
如此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爲政在人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言明

君乃能得人

朱註 此承上文人始敏政而言也爲政在

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
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
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
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
則又在脩身能仁甘身則有君有臣而政
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
言

朱註人指人身而言且具此生理自然便有
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
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朱註鄭氏曰此句有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
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
知天

言思脩身之道必先以孝爲本知孝乃知
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
所府佑

朱註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

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
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
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
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
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皆天下
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
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

朱註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
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
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
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
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
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

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

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此達道也利謂貪

榮名也勉強恥不若人

朱註知之者之所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

呂氏曰所人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因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朱註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

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曰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言有知有仁有勇乃知脩身則脩身以此

三者為基

朱註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之諸侯

也

朱註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

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國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予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

朱註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

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
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
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
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
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
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

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無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

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
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
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
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
有忠信者重其祿也時使使之以時日省
月試考校其成功也

中庸
朱註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
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
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
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
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
禮彙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
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
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

夫來獻不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
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謂當豫也

朱註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
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
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中庸

聖

齊古樓

劫反行
去聲

不疾人不能病之

朱註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踰躐也疾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

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

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獲得也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不明則不誠言知善之為善乃能行誠

朱註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

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言誠者大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有大至誠

宋註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

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中庸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朱註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朱註君子之學不為則己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此勸人學誠其身也果猶決也

朱註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

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
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
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
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
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
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
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
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朱註此引孔子之言指繼大

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
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
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
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
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
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
其下復以子日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

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言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成之也有至

誠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

朱註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

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

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育
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
致太平

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

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
私而天命之在己之察之由之巨細精粗
無毫髮之不盡

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
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
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
而明者之事也

中庸
右第二十二章朱註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其次謂自明誠者也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

謂人見其功也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爲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

朱註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

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
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朱註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
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
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

申見音
亦現

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

也禎祥妖孽蓍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
主皆為至誠能知者出也四體謂龜之四
足春古後左夏古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
右

朱註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
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
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
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

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朱註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言人能至誠所以自成也有造藝所以自道達

朱註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

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誠為貴言貴至誠

朱註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

畜

稽古樓

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
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
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
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
措之宜也知去聲

以至誠成已則仁道立以至誠成物則知
彌博此五性之所以為德也外內所須而

合也外內猶上下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朱註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

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

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

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

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朱註**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朱註既無虛假自無閒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徵猶效驗也徵或為徹

朱註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

朱註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

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朱註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

考古叟

中庸
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乎天地又欲其長久行之

朱註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言其德化與天地相似

朱註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

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可一言而盡要在至誠生物不測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數也

朱註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

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

至

稽古婁

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此言其著見成功也

朱註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

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

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

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

測鼃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

卷平聲勺市若反

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起

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由

一勺言天地山川積小致大為至誠者以

美 稽古樓

如此乎

朱註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
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
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修
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
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田積累而後
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

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
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
乎音呼

天所以為天文王所以為文皆由行之無
已為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
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是與

朱註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
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
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

中庸
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
已則無閒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朱註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朱註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育生也

朱註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

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朱註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

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

待其人而後行

言為政在人政由禮也

朱註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中庸

卒

曾子

朱註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
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德性謂性至誠者問學學誠者也廣大猶
博厚也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

朱註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
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

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
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
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
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
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
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
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
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

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保安也

朱註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朱註**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灾字

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

政可從

朱註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中庸

奎

管古夢

此天下所兵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

朱註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

今孔子謂其時

朱註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二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朱註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

朱註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
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
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
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
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朱註**承上章為下不倍而
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三重三王之禮

朱註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
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
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
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
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

畜
稽古叟

亦不信也徵或為證

朱註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徵或為證

朱註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中庸

奎

稽古婁

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
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
則之百世同道

朱註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
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
厭

用其法度相思若其將來也

朱註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
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
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
如詩作數

永長也

朱註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
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中庸

矣

稽古樓

中庸
右第二十九章朱註承上章居上不驕而

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爲爲春秋撥

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

朱註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

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徒報反

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幬亦覆也幬或作燾

朱註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

朱註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閒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

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
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
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
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朱註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
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也

知去聲齊側皆
反別彼列反

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
有其德而無其命

朱註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
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
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言其臨下普徧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

中庸

六

稽古樓

政教

朱註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潔不測也

朱註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

音墜

尊親尊而親之

朱註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中庸

辛

稽古樓

右第三十一章朱註承上章而言小德之

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

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

反

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

春秋也大本孝經也安無所倚言無所偏

倚也故人人自以被德尤厚似偏頗者

朱註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

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

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

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

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

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

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

中庸

圭

春古樓

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
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
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

肫肫讀如誨爾恂恂之恂恂懇誠貌也

肫肫或為純純

朱註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
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

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之知去聲

春秋傳曰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
凡人不知

朱註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
也

右第三十二章 **朱註**承上章而言大德之

中庸

圭

稽古

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
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
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
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
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絀口迺
反惡去聲闇於

反感

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
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為絀錦衣之美而
君子以絀表之為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
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
直而溫也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
睹末察本探端知緒也入德入聖人之德

朱註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

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褻衣褻網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綱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寶淡簡溫網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

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居其德亦甚明矣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

損害於已忘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

朱註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

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

此刺厲王之詩記者斷章取義言視之又在

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

朱註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

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

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

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

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
鈇音夫

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

朱註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鉞莖斫乃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

而天下平

不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

朱註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

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西二音

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為嚴厲之色以威我也輶輕之言化民當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三三倫猶比也載讀曰裁謂生物也言毛雖輕尚

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

朱註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

中庸
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
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
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
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
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
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

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
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
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
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
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

卷一
三
科
下
本

中庸章句終

